明治
翻鐫

續文章軌範評林

七 九六

特別
イ4
3163
212(3)

過秦論三篇此收中下二篇

茅坤云此漢文之不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

通達ス國体ニ

賈誼洛陽人文帝時召為博士時年二十餘後貶梁王太傅上治安策論者以為

續文章軌範評林註釋卷之五

明　安福　東郭先生鄒守益批選

北海　滑園先生焦　竑評校

晉江　九我先生李廷機註閱

日本東都　藍田　東龜年補訓

小心文

過秦論中

補前漢賈誼二十餘篇後貶梁王太傅上治安策論者以為

賈誼

涌武盡反

可及者。
好句法
有頓挫有波瀾。
以上敘秦魏地勢人并吞之始。
為要在敵為害。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以下序六國攻秦不愛珍
之士及尊賢重士之語。改其人文相與為一當是時齊有孟嘗。田文趙有平原。趙勝楚有
春申。黃歇魏有信陵。無忌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
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趙齊楚宋
衛中山之衆。閔東連兵曰從。閔西連兵曰衡。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
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此四士周人
周最音聚陳軫名滑音邵樓緩魏之相翟景蘇厲秦之弟樂
毅之徒通其意。此八人相通向吳起孫臏帶佗音陀兒良
顏趙奢之朋制其兵。此八士皆善用兵者。嘗以什倍之地。百萬
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秦恃其地高險
以待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

不過蘇社之稷。宜其不免于敗。善乎荊公之言曰。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如何稱得士真名言哉。

六國之士以下三段是一套事為之謀通其意制其兵詞意相應

較系史及文選作係

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追逐敗亡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即書流血漂杵之補鹵楯也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諸國河山於是四分五裂彊國請伏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六世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振長策而御宇封弟桓公於河南是為東周君而以為西周始皇滅二周置三川郡。吞二周以洛都。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天地四方。執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即百蠻。俛首繫頸委命下吏乃使蒙

真西山曰。自始皇奮六世之句至帝王萬世之業地是一大段總言事定威振始廢古道自立長子基業中間句法長短不齊波瀾

騰湧令人應接不遑

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秦民更名曰黔首○廢先王句管到此第一節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音的刃也兵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隨名城句管到此第二節然後践華為城因河為池服虔曰。斷華山為城美大之也晉灼曰。踐登也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踐華句管到此第三節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金城言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良將勁弩句至此是承上接下最緊要處始皇既沒餘威震於

蒼坤云自以為三字。下得精神。惟其自以為固所以謫戍得以

亡秦前人下字下句不苟如此
殊俗然而陳涉名勝甕牖繩樞之子。氓隷之人而遷徙
之徒也樞戶樞也謂以甕為牖繩縈戶樞也氓隷賤役
遷徙之徒謂涉為戍漁陽之徒也二世
始皇既沒元年首起秦遂以亡天下豪
以下言陳涉起事歷
言其人微足以壞事。
正所以訝
秦耳
東坡云縱
百萬虎狼
于山林而
飢餓之其
勢必噬人
君人者尚
處賢此輩
哉秦與隋
可監也。
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
賢陶朱猗頓之富陶朱公猗頓皆富人也史記曰范蠡相越滅吳乘舟江湖止於陶變
姓名自謂陶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皆諸侯四通貨
易也乃治產積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孔叢
子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
富往問術公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乃適河東大畜
牛羊于猗氏之南滋息不可計
年間貲擬王公故富称陶朱猗頓
躡足行伍之間而
倔起阡陌之中倔言驟
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
也
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言無
鋒刃
天下雲集響
應如雲之集于
天鄉音之應聲贏糧而景從贏軍餉者
如影隨形山東豪俊遂
並起而亦秦族矣呂云以土言必秦之易下
而反覆詰難正申上意且夫天
下非小弱也第二轉得
便故無痕。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
前日如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
之君也鉏耰棘矜補曰耰鉏
銛也利也鉤戟長鎩也橫上句曲也鎩戟有禪也謂九國時兵器也
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適讀曰謫言涉之
漁陽之衆抗敵也深
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言涉之用兵皆不及
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
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音翹八州而朝

王鳳洲曰此段長短相間文勢起伏七個地字相次而下可觀古人文法

又曰此段議論高峻

此篇括一
篇意憲而
歸結之末
句尤有萬
鈞之力。
茅鹿門曰。
秦始終興
亡盛衰之
變瞭然篇
中。更以過
秦下篇參
閱尤具悉
矣。
真西山又
曰。非有仲
尼墨翟句。
此誼未闚
道處

同列招舉冀兗青徐揚荊豫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州之諸侯來朝一百有餘年矣。指陳而七廟隨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指秦王子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攻言。非天下以土畫守言。廢先王之道以為項羽所殺。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攻言。非天下以土畫守言。廢先王之道以為項羽所殺。

合為家殺為宮一夫作難指陳勝而七廟隨身死人鉏之力。茅鹿門曰。指秦王子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攻言。非天下以土畫守言。廢先王之道以為項羽所殺。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攻言。非天下以土畫守言。廢先王之道以為項羽所殺。

之勢異也攻言。非天下以土畫守言。廢先王之道以為項羽所殺。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攻言。非天下以土畫守言。廢先王之道以為項羽所殺。

何等識見。

真西山評。誼之論秦備述本末而斷以兩言可謂至矣。然其意以攻守為二途豈知三代之得天下與守天下初無二道乎。此誼之學所以為雜于申韓也。

鄒東郭評。此論皆賈生所以為秦之過究其興亡而言攻其得失然論雄偉而措詞高勁西漢文章此其絕然者。賈生論秦之所以成敗猶千有餘言而卒以二言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之可以發人才思。

李九我評。賈生論秦之所以成敗猶千有餘言而卒以二言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之可以發人才思。

過秦論 下 賈誼

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躡
然嚮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
微五霸既歿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彊侵弱
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
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
而仰上也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
一篇命脉在此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

第坤云。此別立一般機軸。

先敘迫古無王。見秦當之可以守威定功處。然後責秦皆是無中生有。死中求活的議論。

也文字甚妙仍叮嚀攻守勢異非至當之論也蓋當時儒者以攻尚譎詐而守尚仁義雖以誼之傑然猶不免況他乎哉。

余看了曰按賈書作是其所以取之也文意甚明史添字之者異四字似誤今按取之絕句則非徒不似誤實為勝詩哀鳴者為二北書緊句句有

以下起議論

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句法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句法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雖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竝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湯騎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大寒者利裋褐而饑者甘糟糠天下之瘡痍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

自是緊要絕句則非議論

此為望討自是正理

理恭能編

賢臣主其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舜帝之過度哉可以少回民心然

余謂二世果有庸主之行必不藉趙高以行其謀越十七凡而自立也詣以是為二世訃過矣

支圖作園

賢臣主其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舜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汚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賑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讙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難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毀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

賞罰不當賊敗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窮困
而主弗收恤然後奸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
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衆庶
人懷自危之心親戚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
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
大澤而天下嚮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
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
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
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此之謂也貴為
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殘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
之過也

此未以正大意宕開一篇何鎖一篇又是一種議論天等見識

二世之亡只此四句說盡

王鳳洲評。秦始之惡擿矣然其創制立法可紀也稱
皇帝寧諸侯置守令即王姦誅親無天下
之奉豈不亦郁然大公哉春秋之時徐有
淮夷青有萊夷雍有犬戎漢興有二閩
陸渾之戎冀有鮮虞赤狄白狄山戎前楊
之地則無非夷者其人與鳥跡雜而生亮
辮之世化不得過數千里禹菻服之外大
抵因俗為教耳秦一蕩洗之而至于今即
西北至于朔方遼西北終令支之地一亡不下
襲衣冠而談詩書治禮樂者於乎讒乎戒
鄒東郭評。此篇詞氣不逮前篇而意
之感慨尤切余故取之
林希元評。鋪敘秦人興亡本末如指諸掌行文有法
度議論根義理詞氣閒闔起伏精深雄大
真名世之作也
似此不多得矣

論巴蜀檄

司馬相如

唐樂使異人之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帥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遣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

邛筰皆通夜郎西越中又發巴蜀吏卒千

坤曰。兩責兩釋極得諭檄体。

楊慎曰。不順者已誅。

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伐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誓來享獻其珍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甲番禺太子入朝厥至地東伐閩越後南夷至番禺故言右至

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向風慕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此說內奴西域而為善者未賞

史之士作北征匈奴士民幣下史文選有帛字

此說巴蜀故遣中郎將往賓之中郎將即唐蒙也賓伏也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言發幣不過如此

移師東指之類是也為善未賞

檄曰。貴兩釋極得諭檄体。

楊慎曰。不順者已誅。

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伐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誓來享獻其珍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甲番禺太子入朝厥至地東伐閩越後南夷至番禺故言右至

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向風慕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此說內奴西域而為善者未賞

南夷西僰效貢職爭歸義者是也此兩句關繳兩段意

檄曰。皆非陛下之意結前生後語

檄曰。皆非陛下之意也出脫武帝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舉烽火有寇則舉燧火有寇則燔精銳則燔

余有丁曰作賦後雜而作檄明切渾厚此其為相如之文也

烽主晝舉烽夜舉燧七皆攝弓而馳荷戈而走踵跡而流汗相屬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各勠其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謂編而與

王維楨曰。此上先以辺士盡人臣之節者形之以發其愧心至今奉敝以下方以正義責之抵至也

有関鎖鑰語得緊。

巴蜀異士甚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析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諸侯）位為通侯居列東第（盛稱爵位以褒動之○列第在帝城東攷云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敝役至閒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此下又責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

（情文兼盡。）數上聲責一收有萬（數上聲責一收有萬也讓亦責鈎力也）

使者有司之（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數上文）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患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重難也不欲召聚之也）已親見近縣恐遠所鄉谷山澤之民不徧聞（近縣又為檄文馳以示遠所）檄到亟下縣道咸諭陛下意毋忽（與皆非陛下意相應）

樓迂齋評。此篇文全是為武帝過節非最害人主心術然文字委曲回護出脫得不覺又不全然道使者有司不是也要教百姓當一半不是最善為辭深得告諭之体。

王鳳洲評。長卿以賦為文故諭蜀封禪縣疏而少骨質諠以文為賦故串屈騰鳥率直而乏華。

報任安書

司馬遷

按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任安為益州刺史。乃與遷書。責以進賢之義。遷以此書報之云云。○通任安字少卿。榮陽人。為衛將軍。後為益州刺史。

報任少卿書

太史公牛馬走。太史公。遷父談也。走。猶僕也。言司馬公掌牛馬之僕謙辭

遷再拜言。少卿足下。少卿。任安字。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勤勤懇懇。若望僕不相師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自解

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為身殘處穢。謂被刑

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抑鬱而與誰語。諺

攖。謂惡名。

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言我為誰而為。誰聽我也。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伯牙善鼓琴。意在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巍巍乎若太山。峨而志

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洋洋乎若江河。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賞音者。何則

士為知己者用。女為說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

雖材懷隨和。隨侯珠。和氏璧。行如由夷。許由。夷。伯夷。終不可以為榮。適

足以見笑而自點耳。點。辱也。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

迫賤事相見。日益親。卒卒無須臾之閒得竭志意。今少

卿抱不測之罪。安為戾太子。涉旬月。迫季冬。將刑也。僕

又薄從上雍。薄。迫也。雍。縣。名。恐卒然不可為諱。言死也。是僕終已

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長逝

死也。言不答書而少卿請。略陳固陋。闊然久不報。辛

死。私心之恨無窮也。

勿為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

被。修身者。至君子之

引喻甚切。

此段解所以不報書之意。

補間音閑

此敘已所以報書之意。

林矣。言士所以自立。以起下意。

盧舜治曰。此書以一辱字為眼目。韓愈法之。送孟東野以一鳴字作眼目。

取乎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憯於欲利。憯音慘。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官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過陳。家語云。靈公與夫人同車。出。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為次乘。游過市。孔子恥之。去衛過曹。此說過陳未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良說商君曰。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名。非所以為名也。同乎驂乘。袁絲變色。趙談與遷父同名。故諱曰同乎武帝與東官趙談驂乘。袁絲變色。同乎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天與者。皆天下豪英。今漢興。陛下獨奈何與刀鋸刑餘人同載。於是上宛下人。陛下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沉於慷慨。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指腐。薦天下豪傑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思也。上載。之文法。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搴。取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游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嚮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太史令亦大夫。陪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繩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閨

按。漢揚雄人主何言哉。言已不能自致功名。因言不足荐士意。文字辭麗。愈讀而愈可喜。

王鳳洲曰。僅辯處傾倒詞場精華處煥耀。通篇文家。熟此豈唯擴充之助。

賤也。

此以下明得罪之由。王愼中曰。此本末句。當密封受辱。事重且嫌。與下大末易一二為俗人言難。為俗人言。相叫應。

韋音嘷之中乃欲仰首伸眥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
蓋當代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
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技出入周衛之中
周衛言宿衛周密也。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絶賓客之知忘
室家之業日夜思調其不肖之材力務一心營職以
求親媿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補李善曰。夫語助也。
論謂子曰。有是夫。劉向曰。夫助句也。僕與李陵俱居門下同為侍中地素非
能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慇懃之歡然
僕觀其為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

此一轉詳李陵事。何維樸曰。近所論無可取者。大都文過飾非。明為李陵地。然其文跌蕩奇偉。以如此之材而因言事置之
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拘國家之
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
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以奇矣今舉事一
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蘖其短。媒合而生罪。嘗僕誠
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
足歷王庭。單于所居處。虜騎數萬環而攻之轉鬬千里矢盡
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
胡地無草。多故曰仰藁。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言陵軍少所殺匈奴
倍多。故曰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纏裹之君長咸震怖乃悉
徵其左右賢王。匈奴王之號。舉力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
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

腐刑誠可痛哉

林希元曰。自後數百至悲夫言已所以救陵之意受禍之由。俞思冲曰。司馬遷自謂。素行不修。李陵故其素所善。積句素與士大夫絶甘分少句。兩素字相應。

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更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樂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悽怛悼誠欲效其款款忠實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絶甘分少甘者已絶而不食之雖少衣與衆共分能得人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以立功以當罪而報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謂陵摧破匈奴之兵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遂下於理補李善曰。初上遣貳師李廣利出公陵為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少功。上以迂誣罔為陵游說。欲沮貳師而為陵功。說下迂腐刑也。埋獄官也。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顓其家聲而僕又佴之蠶室佴音二次也蠶室。割刑處使其風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

李善本先下無人字

章大吉曰。此述一生心事。史記中往往借發之

淩約言曰。連用事字。相喚應。

報任少卿書

漢司馬遷

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遷
為太史令文律曆卜筮祠祝之事為天子所戲弄倡優所畜以為調戲者故為俗之所輕也假
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
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次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
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
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
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
其所歸趣殊矣。太上不辱先祖考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
道理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被縲紲其次易服
受辱剔毛髮謂髮也
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
金鐵受辱剔毛髮謂髮也
鐵謂鎖也
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
毀肌膚謂墨也
最下腐刑極矣
腐刑宮刑
故曰腐刑傳曰刑
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
獸震恐及在陷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
言其威為人所制約故漸積至此也
為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鮮明也人最自決定
計於未萌則明矣今
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也榜擊
幽於圜牆之中圜牆
圜牆也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正惕息
正容驚喘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
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
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

想見其人
真有千里
比肩之思

李延壽太史公作
周勃傳九
處多悲酸
即此意耳
載勃之言曰吾嘗將
百萬軍然
安知獄吏
之貴乎與
此見獄吏

由猶言寧通用

平。

余有丁曰。至此始說出本意言不辭糞土之中者恨于私心有所不盡鄙陋謂修史也。

不得已也令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之間

呼奴爲臧呼婢爲獲由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未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紀唯倜儻卓異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

文選注云不能早自裁以出繩墨而稍遷延則至鞭箠欲引決此不肖之甚緊此不肖之甚緊于知幾

則頭搶地句。千古猶令人傷悼

繫獄抵罪敖趙王張耳子因賈高等謀反捕敖繫獄絳侯誅諸呂絳侯檀周勃

傾五伯囚於請室請罪之室魏其大將也魏其以諸衣閑居之所居之室田蚡怒灌夫坐罵不敬繫于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觀之勇怯勢也彊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

李善本地作人

紋得錯綜。有体有識

盧炷治曰。此書當與自敘參看。方知太史公作史本意。

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底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爲十二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地之際。天文 通古今之變。補人事 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已著此書。藏諸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子長所恨在此。故再言之。

且負下未易居。補李善曰。負累之下。未易可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黨所戮笑。以汚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廻。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爲閨閣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謂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曼美也。以自飾。無

脫一辱字。此結言著書償前辱。聊以自解云。

李廷機曰。此書太史公本意總是却少卿推賢進士之教。故四字爲一篇綱領。始終

亦自相應

真德秀曰。此六朝文之變格也。

益於俗不信秖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

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聞樂對

中山靖王

補 前漢中山靖王名勝。景帝第九子。○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呂梁楚七國行事議者多寃竇太后之策皆以諸侯連城數十秦彊欲稱侵削奏暴其過惡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爲盤石宗也今或無罪爲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瘢箝網置溝瀆間其故勝對曰

臣聞悲者不可爲樂歎息者不可爲歡何以其臣使證其君多自以侵寃建元三年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補 筑似琴有絃用竹擊之聲以爲名荊軻爲之

首二句言聞音而愈悲也

蔡清曰。愁腸盈臆悲思滿紙讀之一字一淚。

眞寫言曰。此等文字。不直敘其情而情微。綴其詞如詩比興之。

低而不昂。燕太子丹遣荊軻刺秦王賓客祖送易水之上漸離擊筑士皆垂淚前低謂音節之低也

以爲聲以善擊筑謂孟嘗君死說之薦藏之後高臺飢寒困苦賓客無所得食者居門因彈之賢者

以爲驕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荊棘牧豎遊其上孟嘗君亦好士賓客君嘗然竈煙竈貌

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一段眇精微也。大衆咆漂山漂動也。聚蟲成雷補 顏師古曰咆吹咆也。

十夫撓推撓曲也朋黨執虎

此乃衆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段臣身遠與寡異

衆口鑠金

爲之先補 顏師古曰。身遠者。去帝京遠也。寡少黨與也。先謂素爲延譽也。

積毀銷骨羣輕折軸羣輕物物多至令車軸毀折而鳥之

類。

所以能飛翔翱翔之故也。紛驚逢羅。潛然出涕。三段。言皆可爲出涕者。

臣聞白日麗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蝨蚤蝡宵。見然雲蒸。列布皆冥。晝昏塵埃。拂覆昧不見泰山亦布散也。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閼不得聞。壅蔽塞也。讒言之徒。蓋生道邊。路遠曾莫爲臣聞。臣竊自悲也。四段。臣聞社鼠不灌。恐傷屋也。鼠小物。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爲東藩。鼠乃薰中白皮。狂藩者也。設喻。喻諸侯。竊又稱兄。今群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葭蘆莩。薄也。鴻毛。喻輕。言之也。群居黨義。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斥。骨肉永辭。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

結意尤高。不煩詞說。文之有收拾處。

大議論大識見。

賈長沙新書卷之五　十八　鹿鳥賦并序　新安程榮校刻

橫入也。五段。詩二。我心憂傷。怒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補詩小弁。臣之謂也。見以吏所子弟而漢爲定制。封號輒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五上乃隱詩侯焉。其後更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與。親親之恩。

章惠伯評。首段。明樂而泳之意。一三四段。明爲群臣說所蔽。五段。明以疎間親六段。引詩爲結。

焦澹園評。此中書同一體。

論貴粟　鼂錯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

前漢鼂錯。潁川人。學申韓刑名。以文學爲太常掌故。文帝遣受尚書於伏生。還。太子家令。智囊。號

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
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瘠瘦病也言無以養病之人)相望(相望病也)
備先具也(包含大意)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遠近也)
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
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
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
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
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深切民情)
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
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
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已上數句明主知其然也)
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
旱故民可得而有也(照上不能有其民句)民者在上所以牧之
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
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
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
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
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于時聚于力非可一日
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

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一句挽○此段與上段相照○民用三四句截住此段只一句截住皆是文法變化處何等奇健今農夫五口之家此下至不可得也却說其服役者不下二人服事也給公事之役其能耕者不過百畮百畮之收不過百石舂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轉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

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謂有餘財而積聚奇異之物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此下是一編正意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

王鳳洲曰詳悉田夫辛勤困苦之狀誦之惻然心痛為有用文章

又云有此兩轉尤可心惻即鄭俠流民圖何以遠過

服役者謂家人力作者歟

鄭俠字介夫宋神宗時人作流民圖併上書言新法弊

復敘商人兼并厥乃古今通患

王遵巖士習策中邦從此變化去

通達國体

讀故書雅記能平準書

補漢書也。

林希元曰。此幾轉溝瀆畎澮落寄見。

言入粟尤勝于車騎之功。

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潶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二轉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四者復卒三人不爲卒者復其錢也。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伸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四轉以是觀之總收上意。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而上通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破車騎意。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有歸束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之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把爵字粟字雙關收上。又有款動又主處妙妙。

鄒東郭評。通篇純無奇詞險句但順理發揮自覺意詳盡而氣勢優揚尤漢文之難得者。

趙雪航評。鼂錯貴粟之論先後始終皆有條理其富庶民之術誠精熟者也故文帝嘉納其章。

底子行可謂有用之文章。

蘇東坡評。蘇秦之談說鼂錯之數奏不唯曲盡當時事情而文詞富贍体製新奇足爲作文之法。

賈太傅治安策　上尚德緩刑書　路溫舒

補前漢路溫舒宋長君。鉅鹿人。舉孝廉。昭帝元鳳中。爲廷尉史。宣帝初即位溫舒上書云

首把桓文說起有意見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

胡思泉曰安頓這一句叫起下意妙

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立意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

天命乃一篇主意

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妃大齊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言推心以及天下是以囹圄虛天下太平夫繼續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終前天以開聖人意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瞻

從前許多議論都把此句遮住且開後面與天合符及以應天意二意

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有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方是止意蓋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也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莫聞

敘十失處詞法甚好

節議論曲盡獄吏之弊

直是明目張膽議論。

句法着勁。

安則繼習生痛則思死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讀曰示吏治者利其然則措道之法蓋奏當之成當謂處其罪也雖各縣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各縣即上所郤還則精熟周爲致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焉爲一切苟且也一不切權時也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畫獄木吏尚不入今不對況真實乎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雖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

於曾參訣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以生十失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宜慎寧失不常不辜之人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賊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

補離與漓逼

古絶字。

深切痛快

令賈生而在當太息矣

山藪四句生書本意宣十五年左傳

也喻引起下意並是

爲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汚瑾瑜匿瑕國君含詬能受於汚濁人君之善御下當恕疵病也。則有草木則毒害者居之川澤之形廣大則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刑寬刑罰以慶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下幸甚。

鄒東郭評温舒此書詞識明達援引當理深得宣帝刑名法律之病而當時莫之用卒不能以

胡思泉評宣帝用刑深刻趙掾揚雄之不得其死可見矣温舒此書可謂對病之藥甚言深

首尾用天字照應甚有關鍵甚妙。

叔孫以大小貴賤爲武之先古人文字不苟如此

叔孫在漢次何論其世先後哉

林次崖曰。把名亭名字。作光景。以下凡八九个名字。

喜雨亭記

蘇東坡

刻之幣讀之令人酸鼻宣帝見其書而賢之不失爲賢君也

亭以雨名志喜也。就息筆力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書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之天子周公命作嘉禾漢武得鬯以名其年漢武帝得六年夏得寶鼎汾水上改元爲元鼎元年叔孫勝敵以名其子左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獲長狄僑如乃名其子曰僑如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此節且議喜之意

予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爲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爲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爲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爲憂越

句法可愛

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爲未定丁卯大雨三日乃止書法春秋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于市農夫相與抃於野憂者以喜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

林次崖公只一句截上作高接得甚有法○此一截說作亭名之由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名亭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禾無麥民何以生

林次崖公類抄云五日無雨未必無麥和此極言雨之不可無不以辭害意可乎

朗時化曰余令合肥偏早見麥未熟若五日不雨眞無麥矣知蘇公非空談也予以太守浮遊山林神僊雨暘不自禁嘗不自禁所憶之以見天不遺斯民也

伊本集八大作繫春臺先生云東坡官玉堂扶風時陳希亮字公弼知鳳翔府

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得以爲粟古今名言一雨三日伊誰之力此句已包太宇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爲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趙甘泉云樂中餘音○此一截則歌永此亭之所以名而斷結之

姜鳳阿評此篇題小而語大議論干淺國政民生大節繫焉

林次崖評說雨處切當人情人事未離似屬然自太宇而歸功天子造化亦是實理非虛美也文字通徹流動如珠走盤而不離乎盤他人難有此意恩素必有此筆力眞大家手也

余聞之先輩此記不似唐文按宋靖康中又有李華字實夫漂陽人父沒居喪晚猪盡哀毀卒衰不解

此下文法五疊且字句高古絶無庸陋之氣

張子韶評。子開陳伯修云。喜雨亭記自非具眼目者永易知也

樓迂齋評。蟬蛻污濁之中。淳游塵埃之外。所謂以文為戲者

王鳳洲評。看東坡此篇文字胷次灑落直是半點塵埃不到

茅鹿門評。凡人作文字須是筆頭上攪得數百鈞起此篇與范文正公岳陽樓記看來筆力有千鈞重

政事堂記

李華

君不可以枉道于天。反道於地。覆道於社稷。無道於人。故政事堂得以議之。臣不可以悖道於君。逆黎元。是有關係。此堂得以誅之。變王者之道于貨。亂道于刑。刑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易之。兵不可以擅興。權不可以擅與。貨不可以擅加于賦。情不可以妄之於俾亂。不可不可以啓之於朋伐。豪不賞。刑豪不刑。闢荒不救。見讎不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剝害於人。財不可以擅加于賦。情不可以妄之於俾亂。

秦觀先生云錢君名昆字裕之吳越王倧之子也官右諫議大夫

言始設諫官責任之重

關涉漢興以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爲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爲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于利也有大力量其間相去何遠哉爲諫官之格式無出于此天禧初眞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慶曆中仁宗益置其名于版光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仁宗刻著于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曲嗚呼可不懼哉

名利兩語尤奇非溫公不及此

結句三四語凜凜乎如嚴霜烈日

鄒東郭評此一篇僅二百餘字而諫意以悉末後摘名而議一段尤使人臣有微懼處其文之簡

原古者言路之廣

此下舉宰相之不賢者爲戒前懼以當時之法永復懼以青史之名而句法亦奇健

臣強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掩九重之耳變理化爲權衡論思變成機務句法奇傾身禍敗不可勝數

列國有傳青史有名細密之思可以爲終身之戒

鄒東郭評文勢層疊詞法練捷縱橫闔闢自有奇妙處讀者頓覺無厭正業舉者所宜取以爲法也

王鳳洲評此篇文字學士家視爲常物若細覽之筆下變化如走龍蛇是初學之利忍信可傳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者此句法也而可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補宋司馬光字君實夏縣人官至左僕射所著資治通鑑二百九十五卷

而切者乎。

棲迂齋評　首尾百六十八字而包括無餘識治體筆力高簡如此可以想見其人

林次崖評　此等文字關係世教不可以文字見之置之廊廟朝夕觀省

李九我評　此篇當與歐陽公范司諫一並觀而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兩疏忠肝義膽炳炳發露真名宰相之言也哉

續文章軌範評林註釋卷之五　終

明　安福　東郭先生鄒守益批選

北海　漪園先生焦　竑評校

晉江　九我先生李廷機註閱

日本東都　藍田　東龜年補訂

小心文

白麟奇木對　終軍

補前漢終軍字子雲濟南人。辨博能文。武帝朝年十八選爲博士弟子後使南越一卒。時年二十餘。世號終童。〇帝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一角五蹄。每足五蹄。又得奇木。其枝旁出。復合于木上。帝異之。群臣終軍對奏甚異之。

按是對奏上。上甚異

之由是改元爲元狩後數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有率衆來降者時皆以軍興爲中林希元曰漢武賢君也白麟奇木之祥似非偶然謂之麟恐非終享所有耳

三宮明堂會朝越內辟廱靈臺附亦幸而也

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宿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窮戹殷葦與鳥魚群正朔不及其俗有司

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

居薦屢也言隨畜牧屢易故居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撫大將

軍秉鉞單于奉璽騎抗旌昆邪右衽從中國是澤

南洽而威北暢也此句總叙上南越北胡若討不問近舉不遑

文質章厥職之所宜封禪之君無聞焉夫天命初定

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

祖業傳於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於勃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宗燔祭天瘞祭地鬱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塞答也明者神也而異獸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群公咸曰休哉今郊

雹亦謂神

伐紂時

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群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以享饗祭以此天之所以示饗

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時令曰明善改定告元改元年以

以應縉紳熙使著事者有紀焉蓋六鷁退飛逆也象諸侯畔

告神其白茅作苴也於江淮發嘉號于營丘營丘封太山以明姓號

按燕惠王書全依史記燕國策文大異故不盡舉其異同

安國曰此宋異也宋襄公以亡國之餘欲圖霸業大鴈退飛不自省其德也後卒有泓之敗天之示人顯矣哉

逆白魚登舟順也象諸侯順武王之明聞之徵上亂飛鳥補師古曰要衣帶之間也後卒有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并合也獸皆兩角今獨故云并明同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天之顯矣哉

報燕惠王書

樂毅

樂毅本魏人。羊之後燕昭王厚身下上毅臣事之昭王子惠王立與毅有隙毅西降趙趙封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後惠王悔之使人讓毅乃報以書謝之

古曰亂下動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并合也獸皆兩角今補師古曰要衣帶之間也後卒有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并合也獸皆兩角今

依嘗記也編讀曰辮要一遙反。而蒙化者焉。斯拱而竢之耳斯拱手言即至也

報燕惠王書

樂毅本魏人。羊之後燕昭王厚身下上毅臣事之昭王子惠王立與毅有隙毅西降趙趙封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後惠王悔之使人讓毅乃報以書謝之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

史記燕國策文大異故不盡舉其異同

風消云待御一句一篇大指中間多是說此二句

能才能處之於職也

李云成功立名是一篇字眼鄒云此下敘當日君臣相得之功

明恐傷聖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恐損惠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

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辽齋云不敢斥言惠王故托之侍御者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觀昭王舉措見有高世主之心趣世主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得以身容察于燕○辽齋云毅得以使假節於魏燕云毅緣此所以往燕也歸燕先

王過舉則之賓客之中使毅得與賓之列立之群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辽齋云毅緣此所以往燕也臣竊不自知

自以為奉命承教之語先後疊見正是毅所以事先王之心處這今讀之猶令人洞見忠悃

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昭王為以報怨臣曰夫齊霸國也地廣而民衆兵強而士習於攻戰王若欲伐之心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楚欲得淮北宋時晉屬齊魏欲得宋時晉屬齊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趙若不許還兵南鄉楚魏合攻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而使臣

故詞亦明白正大動與兵伐齊

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其遺風猶在勝於他國練於甲兵習於攻戰故終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謂伐齊以報怨臣曰夫齊霸

毅之去國無愧於心故詞亦明白正大動與兵伐齊以先王之命解

趙君許諾又約楚魏合攻

趙惠文王

趙孝成王

趙悼襄王

燕昭王

燕惠王

燕王喜

燕王喜

燕王喜

史國采稱功立名成著之作稱於意分明是說惠王身爲人所殺名足稱若先王之報怨雪恥齊怨夷萬乘之讎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之後世有先見之明能成名而不

此言已佐王所及至棄群臣之日昭王薨故曰棄群臣餘教未衰執政任燕之有餘沢

補馮覲曰以闔閭比昭王以燕比惠王此段援引甚切而

事之臣修法令慎廢擘雖廢生孽子施及乎崩隸崩隸賤者皆可以教後世迂齋云見昭王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作於始不必善終始之善不能保其終

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吳王名闔閭納子胥之諫而霸王達迹至

陷吳破楚昭王郢王出亡至郢夫差弗是也夫差闔閭之子不肖以子胥之言為見之

子胥不早識夫差之異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子胥不知退而

功以明先王之迹彰明昭王之事迹臣之上計也雖遭毀辱

之誹謗墮先王之名墮壞昭王好賢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

以幸為利即所謂來義之所不敢出也迂齋云此結一篇之意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

測之罪以全先王臣聞古之君子交絶不出惡聲也臣去國不

臣雖不佞敢奉教於君子

詞法蒼練引子胥一段悽惋感愴所謂長歌之悲勝於痛哭三段詞語頓挫最有文法

鳳洲云以戰國及覆之所以仕燕而有如毅觀其言數奉教于君子則其所擧必

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名成而不毀子胥不早識夫差之異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子胥不知退而不悔沈子胥于江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而不悔悟○西山云此下自敢背燕之意夫免身全功敢背燕之意夫免身全功

國策閔作報

有自來。

真西山曰。此戰國縱說談之辭。

鄭東郭評。教此一書自陳其切罪意思委曲而詞氣謙遜真得奏書之體。玩此而行文自無躁

率簡畧之患。

林次崖評。古人豈君自伊訓說命及孔孟下至戰國

之藺張皆是對面立談無以書傳書論事

首見於鄭子産晉叔向益由越國然猶與

其臣未嘗其君越國寓書於君始於樂毅

自後若秦李斯漢鄒陽蜀諸葛武侯書詞明白洞見肺腑

藏而面君不得已以書通至於投梁賈誼輩雖

不越國皆以書通矣

樓迂齋評。此書可見燕昭王樂毅君臣相與之際

君臣皆以書通

李性學評。樂毅報燕惠王書諸葛亮出師表不必言

忠讀之者可想見其忠李令伯陳情表不

必言孝讀之者可想見其孝杜子美

之詩黃魯直之文亦然細味自見

春臺先生云魏文侯發太子擊立少子訴為嗣封擊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傳趙倉唐為擊使見文侯誦擊所好詩文侯感悟復立擊為太子事見韓詩外傳及說苑放麑乃孟孫家臣秦西巴之事皆非子與中山相自為二事今言中山放麑之相未詳所出陳子昂感遇詩吾聞中山相乃厲放麑豹盡合用二事耳元美之言本陳詩欤　孫嬪麗消吳起田單

王鳳洲評。看他自敘當日君臣真有劉葛魚水之歡一念不背嗣君中山放麑之相要莫之過而肝腸皐露辭氣溫厚讀之使人群疑盡釋萬恨俱消可謂有德之士戰國之士如樂毅豈可以視之哉

吳明之徒

遺燕將書

魯仲連

補魯仲連齊人時秦圍趙急魏遣新垣衍說趙尊帝秦仲連見衍曰秦為帝連蹈東海而死連言於齊王欲爵之仲連逃於海上○燕攻齊田單以即墨不下齊田單以即墨不下齊田單攻之歲餘城唯不破燕將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譖之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多死而聊城不下仲連乃為書而矢

渾融奇拔。

依同二字。語簡意盡。在常人必用許多字。此句法也。

之以射城中（燕將）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念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應前忠）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應前勇）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應前智）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此獨遺忠字古人文多不拘拘於等對）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此釋上不再計）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懼之以害齊無南面之心（楚魏在齊之南齊有燕難不急以為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此二懸故不南面與爭）濟北（即聊城）

秦故非與故之魏不敢東面（不敢救齊也）橫秦之勢（合縱連衡故曰橫秦）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謂中原存濟上之壤斷棄右壤）至城而不敢（不敢攻城）濟北（即聊城）不敢聊（不敢攻聊城）齊無天下之規（規猶謀也秦楚之謀）而不敢（不敢救）魏退無謝齊者（謝猶報也）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言彼此相持暮年之久必敝）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不能勝齊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此與上文言聊城終難下不必復言無為）矣（上下迷惑乘圍也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此下言無為）矣（上下迷惑乘壤削主困為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左寒心獨立國敝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聊城

乘腹乃後時事此書擬作無疑然其人意氣橫溢肆筆而成不服點按細處此太史

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之也結上旦五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此下引證

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纂也遽忘公子糾而不能死桓公束縛桎梏檻車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鄉二使管仲窮抑幽囚而不出慙恥而不見

窮年沒壽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臧獲馬婢

且善與之同名矣況世俗乎故管子不羞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燭鄰國曹子為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

王曰戰國士有二其一儀秦輩挾權勢為厚利者也其一曾仲連寶貝好政難輕與

茅云把莫恥辱三字反前忠勇智三字

愛其千里而畧其牝牡驪黃也以攻宋九設攜變黑子九指之班之械盡黑之字固有餘出准南子

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

此段皆誘感燕將之辭非實事也

見於天下矣故為公計動之以利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此勸之歸燕

胡云意思明快詞句老練

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擾賢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給也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二變其國俗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棄世東游於齊乎此勸之歸趙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擾侯封陶

高侯封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

富為名高者也約之子義雖不敢知然而
連趣速矣
鄒使曹子計不及顧議不旋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
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秉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
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劒之任劫桓公於壇
垣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懾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
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兵越若此二士者非不
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
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
節忘匹夫之勇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
天壤相弊也願公擇而行之

主音歸重智字
鄒東郭並
武帝元狩六年從橫討法最備如大將軍兵制
鄒衍五德

伍列不為考

蘇頲讀評戰國遊說之士非從則橫說行交合而離
祿隋之故士不厭詭詐爭走於利仲連辯
過儀秦氣慷髡衍而從機之利不入於心
因事啟告切中機會排難解紛如決瀆隄
不終日而成功退遊貴戚而去戰國以來一人而已

鄒東郭評桉燕將望聊城此人中之節也魯連子
特為齊計耳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
連之說也然勸以兵鬬又勸以救燕燕
齊皆非所以為訓讀者不可膠子其文

林次崖評燕將以戚單守聊城期年而齊不能得
仲連此書不忍望燕而自殺其賢過於田
單信乎為天下士矣

唐荊川評余按戰國之時以魯仲連為天下士然余
觀其聊城書上燕將之自殺而戮城中之
人為單所屠未嘗不讀其文而憤然惜也
夫士人不幸生斯世度能為偽周則行之

茅云此等家數惟西漢有之東京以下無有

獄中上書王

鄒陽

臣聞忠無不報信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補前漢鄒陽齊人仕於吳王濞後去從梁孝王游○鄒陽故梁臣知吳不可事故去之）（師古云精誠感天故白虹貫日也）

（王怒下陽於吏將殺之從獄中上書自明）

書奏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

（補前漢孝王薨陽為人有智略慷慨不苟合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妒陽惡之孝王

貫日然太過而不信也

太子尚衛先生為秦書長平之事太白食昴（太白食昴干也）

（太白天之將軍）夫精誠變天地而

要上二事殆不足述特為這兩句設以起下文耳

譬取上意如長堤一障百流俱住大有力量

昭王疑之（趙分也）

（疑之趙也）

信不論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無議願（知其）

計議願（王知）之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荊軻衛

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昔王人獻

寶楚王則之（鼫人下和得璞玉獻之武王王人曰石也則之（和）左足武王薨復獻之文王王人又曰石也則其左足至成王時抱璞

於郊乃使王令啓之果得寶玉）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

察王人季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以其計議故令後之無

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始不信西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語有曰白

頭如新。頭初相識至白頭不相棄。傾蓋如故。即所謂一見如舊識。何則。交與不知也。故契於期。逃秦之燕。於期為秦捕。故讒定之。燕聲拊車首。知與不知。是此臣主意。

第云文字。燦爛奪目。明珠自是奪目。

以奉丹書。籍。假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奢。齊臣。亡之魏。後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苟生以為魏累。今君是以二字。一轉文覺快然承上意。復說繫生下尾生白二字。自語自曰。六城君欲殺之。還救中山。至後於冷。辞說皆反復申明知與不知。

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言蘇秦於燕獨幸。信如尾生。故云燕之尾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令於忘。慕義無窮也。是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令於忘。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言蘇秦於燕獨幸。信如尾生。故云燕之尾也。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圭為中山將。以拔中山之功而等顯也。士。守志忘軀。信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以拔中山之功而等顯也。何則識有以相知也。燕人惡之。燕王。燕王拔劍而怒。食以駃騠。音決提騠。馬也。生七

人惡之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析。分也。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皆司馬喜髕腳於宋。司馬喜。六國時人。被刑。卒相中山。范雎拉脅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心然之畫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轉得便。○申徒狄。殷末人。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河。李善云。水出為雍言。狄先踏雞而後入河也。徐衍負石入海。衍周末人。不容身於與下知意。以諷王之知已。

入朝見嫉。又是此段主意。以下皆發明此意。而未以三君不惑於棄口者收之。以諷王。

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投主上之心。言雖不見容。終不悔。且求親以主比。近也。密也。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戚為人飯牛。扣牛角而歌。時遇齊桓公。聞其歌聲之善。命後車載之。封戚為相。此二人者。豈素定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晉聽李孫之說。逐孔子。卽受女樂而孔子行之事。宋信子冉子罕之言。囚墨翟。子冉子罕事未詳。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說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衆口所鑠。金為之銷。衆口所毀。骨肉為之離。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齊任子臧故威王宣王猛盛。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聽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公聽。無私也。並觀。無偏也。尹子曰。公聽並觀者。收之以誠。上面文意。凡三大段。明當世論。是非者。自公心聽之而後可知。故意合則至此方收。轉說梁王身上去。然不能盡舉。姑舉由余子臧以觀例。故一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齊任子臧故威王宣王猛盛。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聽偏之辭哉。公聽並觀者。收之以誠。上面文意。凡三大段。明當世論。是非者。自公心聽之而後可知。故意合則至此方收。轉說梁王身上去。然不能盡舉。姑舉由余子臧以觀例。

象管蔡是矣。言有欲殺舜之暴。管蔡有流言之惡。以冊朱為例。舜未聞。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伴。而三王易為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這是以字。似按不得上文。然意思是說。監前事而為善意。則相後。○慈王曾賢其相子之。欲禪以燕國。乃大亂。田常陳恒也。齊簡公悅之。而使人弒簡公。今使人君去此心。則國家安全也。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紂剖其胎。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

此段先以聖王提起

篆云文字駢快真好詞氣且段段相承無斷續處所以為佳。

偏聽生姦。又是此段主意。而以

文轉下言齊晉善用士不終卒歸梁王。

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而彊霸諸侯秦越用
伐鄭公於蒲城文公踰垣而走寺人勃鞮及入寺人
求見於是乎謀納公勃鞮知之。
故求見公遽見之勃鞮以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
呂卻之謀告文公甚快也
天下管仲嘗射桓公中鉤公卒用之何則慈仁殷勤誠嘉於心不可
以虛辭偕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彊天
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
遂殺其身句踐舉國政屬大夫種及平吳諸侯畢賀上稱霸王人或譖種作亂越王賜種劒自殺
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又轉進上面即收○孫叔敖楚之處士虞丘相
進之三月而相楚三去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其非己之罪也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於陵子仲賢楚王欲以爲相使人往聘之子仲出使者與其妻

言士必為用示已必有以報王必報之意。
文勢蒽蔚曲末句一收復申已意有不盡之意。

逃乃為人灌園今大王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上報可
有以報心腹見情素隨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
無愛於士於士所求情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而跖之客
可使刺由由訐由也言恩厚則無不可使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
之資乎然則荊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
道哉軻刺秦王不成而死七族坐之施及也吳王闔
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曰王誠欲臣請必能吳
王曰諾明日加罪焚其妻子燔而揚其灰臣聞明
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
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言曲也柢蔕也
而爲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爲之容

設喻甚高。
茅云只此六句承接詞氣派南文字奇峭曲盤戾也

頓伏甚佳

臣下又獻燕昭之地圖圖窮七首見秦王驚自引而起乃免比其頭類北故曰北首燕而使用也周之以爲太師

烏集二字用得奇

成王如烏鵲之集也

文王猶溫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

上面長嘆曲喻至此始明目張膽而正言之

獨觀乎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諫諛之辭牽帷牆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皂

此言已終不肯服志求合以結之要其自負殆不小矣

文云牆垣蔽也然帷牆之所居也皂養牛馬器

而不留富貴之樂也

此鮑焦所以憤於世貧難而非其世而采其蔬

之有誠棄其蔬乃立枯於洛水之上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成

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

句句照上有情所謂同頭蛇法是作文之利刃

言聖王久埋後世

此段先以隨珠和璧結不相識之人事意思設譬然後假賓又

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璧結怨而不見德

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辭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達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讒按劍相眄之迹也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陶家名模下轉者爲鈞以其能制器爲大小也而不牽乎衆多幸乎舉辭之語聖人有深謀遠計而卻行之不爲衆辭所牽制不牽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荊卿之說輒既至秦以十金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王曰燕願舉國爲內

薩氣逼人真足起坐

朝歌墨子迴車下朝歌者時也今欲使天下帢廉之士誘於威重之權務於位勢之貴回面汚行以事諂諛之人

圖師古曰堀與窟同無水曰竭

圖徐中行曰鄒陽書前實後虛轉非說難前虛後實此總文之妙所以冠絕古今

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鄒東郭評此書援古證今累百千言詞雖繁而不亂意雖多而咸切且句法蒼勁誠可為法者也

林次崖評意思千翻百轉如九級浮屠愈出愈高詞源如萬里黃河滾滾不竭終歸大海此等文章能是元氣未漓時人手作非後世操觚家所到然其間援引人事多是戰國權謀之習蓋值聖祖學絕之秋要未可以少之也

胡思泉評此篇用事太多而文亦流麗於偶灑落其論說既之禍全痛切可以為世戒然其論說既之禍全痛切可以為世戒

李九我評獄中書李斯云逐客書書皆挾情危之術震駭人主如中耳則人主安得不下而客鄒陽也故曰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老泉之言此為左券矣

答蘇武書　李陵

補前漢李陵字少卿天漢二年陵率步五千人出塞與單于戰力屈乃降匈奴與蘇武相見武得歸為書與陵令歸漢陵作此書答之○補蘇武字子卿京兆人使匈奴留十九年歸拜典屬國

子卿足下蔡邕獨斷云陛下者群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告之因以為稱謂之意也及群臣庶士相與言殿下閣下足下侍者執事之屬皆此類也　蔡宣令蘇策名

韓生詩見韓生有言。司馬遷報誰為為之執令。聽之徒悲何益耶。

林希元云。此段敘所寓之悲慘切動人。然

清時(二策名謂二考書臣之名)榮問休暢幸甚幸甚。托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遷遠辱還答慰諭慇懃。骨肉雖不敏能不慨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章韝毳幕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饑渴。(韝古豆切臂衣也毳音吹去聲幕帳也)舉目言笑誰與為歡。胡地玄冰邊土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笳者李伯陽之別後。益復無聊。上念老母臨年(言年衰)。被戮妻子無辜(先君謂其父當戶也即廣)並為鯨鯢(左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義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杜預云鯨鯢大魚以喻不義之人)吞食水國。身負國恩。為世所悲。子歸受屈。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智之俗。違棄喜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西我所作也傳玄筋賦序吟嘯感群。遺聲四起。晨坐日陵墜為聲說文作蔑)聽之不覺淚下。嗟予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

域恐緘字之訛。之自悲矣不小。而字屬下讀

胡云。降虜何功。罪亦

鄉云此強詞

蘭宣十二年左傳頓挫有法。

百臣本大
漢作大漢

自昔然帝王豈易為哉是一大段敘已成功之難與見陵之故而未以高帝自解文勢從橫翻駕馬絡頭也

人悲增忉怛耳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畧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謂武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以漢酋天此美名也之外入彊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渡之兵當新羈之馬(北方)(北方)(北方)

茅云數語婉曲頓挫亦善自述

處陵地者離致為也而執事者云漢朝執事之人○顧曰葛尚曰云云謂多言也

怨陵以不死陵不死罪也然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

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交為利者乎

然陵不死有所為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

耳前書云陵前為子卿死之計所以然者冀其驍觀虜庭以求報耳今既已南馳故且屈以求伸若將不死以成事立名也下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

抹云既已則將上報厚恩下顯祖考之名也

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辱此陵不為前事已有定論然畢竟難比范蠡卒復句踐之讎報魯國之着吳王終精

報恩國主兵敗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句踐之言皆假日會稽歸七年無徵其士民吳王大舍諸侯於黃池托耳非忠范蠡曰可矣遂伐吳吳乃請成後四年越復敗吳吳王自殺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戰三北莊公懼乃獻

遂邑之地以和魯曹沫執匕首故桓公問曰子將何欲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要盟之心窮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還侵地

圖畫漢書

本傳漢使者日蘭關李少卿教匈奴為兵陵曰延李緒非我也李緒本漢塞外都尉降匈奴而單于客遇緒陵痛其緒陵痛其家以李緒而誅使人刺殺緒

漢書云公孫敖補得生口言陵教單于為漢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此陵所以

仰天推直追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

子為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噲囚繫韓彭葅醢盖何

上怒下廷尉欲擊之有人說噲噲黨也乃止樊噲陳平良久說噲噲長安陳舞交

韓信欲應之事覺呂氏使武士縛信斬於長樂彭越

及高祖還誅越夷三族黥布傳薛公說布布亦夷三族韓信蒯通見

吾越反夷三年殺韓信蒯通也鼂錯受袁盎周魏見

袁盎言勃可以翼知遂召錯勃康侯周

常被甲持兵自衛人告勃欲反下廷

相勸國

馴捕治之（馴其侯賈譽半載灌夫罵丞相田蚡不敬遂論棄市）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惡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竝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爲之痛心哉（二子謂賈誼鼂錯言才能者被囚戮不得施）二子之能。季布聞之。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列身絶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戰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先將軍謂李陵貴臣謂衛青青與廣擊匈奴陵居後軍大將軍大懷其功欲令廣子敢當單于故徙廣部與陵俱出塞迷失道後大將軍大道既廣陵日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迷失道甚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復對刀筆之吏遂自刎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廷時不遇臣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丁年奉使皓首而歸（壯之年老母妻子之年）終堂。死也生妻去帷（婦年少再嫁）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況爲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不許廣懷將軍因問失道狀廣默然良久曰吾自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迷失道此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復對刀筆之吏遂自刎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廷時不遇臣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丁年奉使皓首而歸壯之年老母妻子之年）黃土爲社諸侯各取方色土苴以白茅以爲社）受千乘之賞。聞子之歸。而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無尺土之封。嘉子之節。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爲萬户侯。親戚會赦之類悉爲鄧廟宰（頓挫）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轉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昔人

此臣教漢待功臣之薄。復引武以高已意。

春臺先生云按二百萬謂錢二千貫也

第云詞雖過激然文瀾騰湧目不可及

鳳洲云蘇武賞不酬功而心無怨是不見君父之非所以爲忠臣異李陵矣

鳳洲云陵謂漢亦負

德其志君之罪必不容辭然詞氣豪邁雄視萬夫如以其文而已自不可及

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

眷乎補言陵誠能安於死則主上豈復眷眷念陵哉男兒生已不成名死則

辱縮衣中誰復能留身聲類還向北關使刀筆之吏

補刀筆之吏獄吏也弄文墨即舞文也願足下勿復望

弄其文墨邪詞雄○補劉良曰勿復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

淒補劉良曰歸於漠

絶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

死辭矣幸謝故人謂霍光上官桀等勉事聖君足下厠于無

恙漢書曰武在匈奴時頻生子名通國勿以為念努力自愛時因北

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此書意多諛安或謂非陵所作余獨取之者特以其辭氣勁健而頗有懷故之情耳

林次崖評李陵此書強自分疏本不足錄然一氣

茅鹿門評李少卿有所為之言恐亦本之徒以衆傾之故竟成不白之辜情亦可哀而詞氣悠

揚反覆曲折豪宕

王鳳洲評反覆曲折首尾相續敘事明白讀之

令人感激悲痛看得豪氣猶未盡除

後出師表 諸葛孔明

補諸葛孔明已出正編○時亮開曹休敗績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群臣多以為疑亮乃上表

先帝深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

茅云孔明屢以先帝託臣為言直是明已可註以釋後主之疑

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當知臣伐賊才弱敵彊然

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

且有箴規意字服安得好。

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後主五年亮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皆叛）又務於東（曹休東興吳陸遜兵關中響振）其勢不得不分兵以赴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於日月謀臣淵潛然涉險被劍（音憾傷也）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皆當時名士繇揚州刺史能談王霸後皆爲孫策所據故亮以譏之）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成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操與張繡戰於宛爲流矢所中）險於烏巢（袁紹拒操于官渡紹軍輜重車仰操糧必還許操乃分兵襲之紹軍大潰輜重車燒盡紹將張郃高覽等皆降紹單騎走）危於黎陽（黎陽在河朔袁譚遠之操用兵吳蜀嘗兵逼其後）幾敗北山（即伯山也夏侯淵敗操爭漢中據定軍北山下斬夏侯淵）以大弩射之（操軍驚）殆死潼關（曹操討馬超超輕騎遂於潼關渡渭自操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操營操先以虛弱示超乃扶十餘艘濟渭北軍繼至超退守渭口）然後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合肥東南

而識論之意不一而足非識時勢者不能言非抱貞悉者不欲言也

降陳利害（魏延之計當時皆以爲然亮以議之）

巢湖在焉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

操將張遼等夏侯淵也北還後先主擊之淵授首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

議表至褒趙雲一段讀詩至社陵論孔明

中中間暮年耳然後趙雲陽群馬丕閻芝丁立自壽

劉郃部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衛兵之將

詩真足墮淚所謂伯無可奈何者實叟青卷散騎武騎一千餘人皆從死南中諸軍皆

仲之間見郎其渠率而用之實叟青卷皆此爲也故騎武騎此

伊呂指麾若定失爾

志決身殲軍務勞嗟嘆孔明之

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

曹運移漢祚難販復

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

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不可息則則駐與行

用心亦苦

勞費正等駐則有守城之勢行則有戰伐之苦而損財用皆不可闕若不戰賊必須破平是與行費同也而不及蜀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久

兩舉曹劉難料之事

矣然惟社

一篇意感全在末一歸結可見忠研義篤

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

先主十二年劉璋降先主乃將其衆過襄陽荊州人多歸之時到襄陽聚十餘萬曹公曰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拠之乃輕輜重輕軍至襄陽聞先主已過操將精兵五千急追之及於當陽之長坂先主乃棄妻子

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

西取巴蜀進兵圖成都取劉璋與兵北征夏侯授首新野拔襄樊此操

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孫權

違呂蒙襲秭歸羽定荊州秭歸蹉跌先主復仇爲陸遜所敗秭歸今歸州蹉跌猶言失措也曹

丕稱帝山陽公自稱帝為九事如是難可逆料華歆

幾語名宰相之見名宰相之言也

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

朱晦菴評。余讀曹孟德詩。云山展經過滿徑蹤跡隔溪見夕陽壽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臥龍王荊公晚年喜誦之然能之論非也孔明之出蓋不能歸青山原吹火德之灰然觀後表所云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伸討賊之義盡於孤之責直足以屬萬世為人臣蓋安得謂之成何事哉

陸象山評。孔明出師二表識論見識力量規模亦具豪傑

羅錦山評。劉平國如奏謝不心為文但取其明白足以盡事理感悟人主而已此論極好如伸訓說命無逸之政所未論只如諸葛孔明前後出師表何嘗費詞真足為法

鄭東郭評。量山軌範唯取前出師表余之讀取其後以孔明忠義之言雖多而不厭也況此表文勢皆疊而意思正大於後摩深有裨益者矣

胡思泉評。此篇言天下事勢成敗相因利鈍相權非意料測度之所能前定唯當盡人謀以聽天命爾志在討賊興復漢室家先危後安不可以苟偷為便讀此可以見其忠肝義氣欲圖報於先主之知已者也

張南軒評。侯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於乎詞未斯言即侯之心可見矣雖不幸功業未就中道而隕然其

首敘辛苦之情。固非

陳情表　　李密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

用心雕刻然句調自是有法。

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無所依倚至于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朞功彊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孑立形影相弔（音的）（唯形與影自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

洗馬乃東宮官職掌謁者太子出則當面前後導衛儀猶言洗

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達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

太子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慢怠）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

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以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狼前足長後足短狼後足長前二足短狼無前足狼無後足不立狼相離則進退不得）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特爲尤甚且臣少事僞朝（李密本蜀人先主兼併之晉紹漢正統名正順大非曹操漢賊之比密又有孝子順孫之列國亡歸晉尤當不忘舊君何忍負祖母為之不蒲借哉）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

安子順評
已出于正
編前表總
評冷齋夜
話亦出于
正編前表
及歸去來
辭總評故
此並削

言更婉曲動人

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慶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烏逐鵆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卒保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魏武子有寵妾無子顆嘱曰我死嫁此妾病亟又曰必為疏及死顆日寧從治時命而嫁之及秦晉之戰魏顆見老人結草以抗杜回回蹶而顛遂獲之後顆夢老人云我而所嫁婦人之父也嗚呼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鄒東郭評。此篇文意哀切詞句若成每不見錄於大方家者以言之失也畧此而觀全文則孝心與矣

按宋史本傳不載此書

春臺先生云鈔按通鑑大全元謝疊山發翁正春云。世祖至元二十五年召故宋臣蒙古用及謝枋得力薦宋曆垂終情不顧帝訪求南人有才者亡之間百甚急御史臺不渝用程文海承拯國難既肯留夢炎送母至潰交章薦之乃投命燕故也此書士豈以知遇厚薄為上丞相劉重輕哉故

卷聘書　謝枋得

補謝枋得已見正編

惠齊雖不仕周食西山之薇亦當知武王之恩況蒸黎含生負戴商山之芝亦當知高帝之恩況蒸黎含糧于大元之境地乎大元之赦某屢矣某受大元之恩亦厚矣若效魯仲連蹈東海而死則不可今既為大元之民矣莊子曰呼我為馬者應之以為馬呼我為牛者應之以為牛補莊子天道篇昔者堯朱也而謂之朱呼我馬也而謂之牛呼我為牛者應之以為牛世之人有呼我為宋之逋播臣者亦可呼我為宋頑民者亦可呼我為

忠齋者也文本甚多此節略摘其大要耳

有東齊四大元之逸民者亦可為輪為彈與化往來蠉臂鼠肝。

補莊子太宗師篇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輪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以汝為蠉臂乎

隨天付予。

為輪以神為馬為彈予因以為乘車

云云以汝為鼠肝乎

若貪戀官爵

此本于左氏唐頌之曰其詞甚厲其志甚決

補聚會也

縱大元仁恕天涵地容哀憐孤臣不忍加

睚于一行。

而死也

補司馬子長語報任少卿書

戮其有何丙見大元乎。某與太平草木同沾聖朝

公指劉忠齋

之雨露生稱善士死表于道。曰宋處士謝某之墓雖

死之日而生之年感恩感德天實臨之。司馬子長有

言人莫不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于鴻毛先民

廣其說曰慷慨赴死從容就義難公亦可以察某

之心矣

宋史氏評。謝君歛歛以全臣節來未之卓然著也觀其却聘一書當與孫薇歌共垂不朽

續文章軌範評林註釋卷之六畢

男　惟和參校

續文章軌範評林註釋卷之七

明　安福　東郭先生鄒守益批選

北海　漪園先生焦　竑評校

晉江　九我先生李廷機註閱

日本東都　藍田　東龜年補訓

小心文

樂書贊

司馬遷

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將欲爲治也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脈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

起句便見還知樂之本

此段意思深遠

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
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得樂故樂所以
感也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故大者爲官而居中央
内輔正心而外異貴賤也上以事宗廟下以變化黎

應前面意

之位正矣故聞宮音使人寬裕而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
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
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得樂之趣由
外入樂自内出故君子不可須臾離禮須臾離禮則

此段意思明快且與禮樂並論

暴慢之行窮多不可須臾離樂須臾離樂則姦邪之

是借容形主法至樂不易之論

侯聽鐘磬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
於前所以養行義而防淫佚也大淫佚生於無禮故
聖王使人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敬
之容口言仁義之道故君子終日言而邪辟無由入

語更有意味

鄭東郭評馬遷究樂之精以立論意思淵遠造詞法
婉微三復讀之始得其趣學者必識此論
而後可以讀名家之作

唐荊川評前半篇得樂之神後半篇得樂之趣

胡三溪評余讀太史公樂書見其贊音論治卒乃憊於
使人開雅頌之音言仁義之道未嘗

孔子世家贊　司馬遷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

孔子世家贊　司馬遷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爲說力少也及二人顓旅入

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陳仁子評居今且而贊孔氏夫何言哉以六家並論之史遷亦溺於流俗者而能尊孔子以世家置老子於列傳其見不亦卓乎先儒謂遷史有老後六經意者固之論然以時代論遷明也謂所行之光明也世俗有景仰景慕之語遂失其義宜以景訓仰多取前賢名姓加景字於上以爲字如景周景顏之類失之矣前世王景略近世范景仁何嘗以景爲仰哉眞西山稽字景元後悟其非乃改爲希元云

羅大經評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明也世俗有景仰景慕之語遂失其義宜以景訓仰多取前賢名姓加景字於上以爲字如景周景顏之類失之矣前世王景略近世范景仁何嘗以景爲仰哉眞西山稽字景元後悟其非乃改爲希元云

范睢蔡澤列傳贊　司馬遷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爲說力少也及二人顓旅入

王愼中曰千古名言一字不可增減

茅坤曰此篇蓮蓮百字而意獨精到

李隱曰本亦作低迴義亦通

韓非子五蠹篇

有筆力有氣勢

樓云三個然字為轉語當看

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

王偉曰四個字相應

然二子不困尼惡能激乎

趙　恒評太史公贊意有三節言二子入秦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善舞多錢之善賈然士亦有偶合為之不然賢如二子亦多矣而不得盡意者又何限也然二子之功因激而成其初困尼亦甚矣士之處困可不自力乎

張耳陳餘列傳贊

司馬遷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厮役莫非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揚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不待問而顧及據國

爭權alt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抑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始與太伯

此句似一篇名目

引伍被當誅以明前通之幸

延陵季子異矣

王維楨評太伯延陵始終以信不變無所利也是太史公一篇本意

前伍江息夫傳贊

班孟堅

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論語陽貨篇前通一說而發三僞

補應劭曰京師翻食其說田橫驕韓信其得不烹者幸也伍被安於危國身為謀主忠不終而詐讎誅夷不亦宜乎書放四罪

前通伍被江充息夫躬合傳

補舜典詩歌青蠅小雅又間此二句則文勢優游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晉子羣謀桓而魯隱危通子羣謀桓左隱十一年樂書構郤而

經衆利口之禍

句法蒼健。文勢層疊。讀之見其步驟謹嚴。不見其贅。是老掌老識文字。

晉厲弒成十七年。

伯毀季昭公逐昭十九年

補鄭書構郤伯毀李牛奔仲叔孫卒補賢牛奔郤昭四年后成十七年。賢牛奔仲叔孫卒昭四年后

女。昭十九年及二十年。

宰嚭譖胥夫差喪補宰嚭譖胥史吳世家李園進妹

補李園進妹春申君傳。上官訴屈懷王執補上官訴屈原傳趙

春申斃補春申君斃

高敗斯二世繇補趙高敗斯始皇本紀伊戾坎盟宋座死補伊戾坎

盟左襄二十六年。

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

小覆大繇疏陷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此贊詞簡事悉曲盡利口覆敗之迹人君讀此自當知所警懼

鄒東郭評

支頤百餘字。而援引詩書。詳核故實。且句法蒼老奇健。紆餘典則。大不類漢人語。

王鳳洲評

是孟堅贊中第一文字。學者熟讀此篇。下筆自有警策處。最易動人。

此書載漢書傳喜傳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潔云此十六

先以傳喜說起。下此十四字的當。

此十六字。尤的當見喜立朝氣象。

四句一疊。說下。後只申明子玉句亦是一

言傳喜書書　何武

補前漢何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成帝時為大司空。封汜鄉侯。哀帝時策免就國。復徵為御史大夫。王莽陰誅不附己者。武以詐殺補衛喜字稚游。河內溫人。官至大司馬。卒謚曰戾。○右將軍傅喜。太后從弟也。太后不欲令以寢喜輔政。以師丹為大司馬。武主書。最復進用。

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首敘傅喜之迹。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議論不合於定陶太后哀帝母故退。百寮莫不為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只舉子玉一人。

鄭國不以為難。一節子玉為將。則文公側席而坐。二節

法　茅坤云有關世教文字。

及其死也君臣相慶三節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此二句總申三節之意故泰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又引上意方到此總收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傳氏之慶與也

鄒東郭評。武之書字不過百餘而人才明舍之意已盡此漢文之精籲者

丁南湖評。何武不附賊莽而舉公孫祿為大司馬則其節義在朝廷隨所至而有去後之思則其功澤在生民且此書數奏詳切援古今不遷太后侃侃陳辭漢末人材斯為

茅鹿門評。字少意多文簡理詳深得奏書之体且中間許多曲折許多操縱須三復讀之纔見

王鳳洲評。九讀古人文字不可以其佶屈聱牙讀而委置不理又不可以其簡短易讀而略不經思何武此書想當時下筆時亦費許多心力細玩之方得古人匠心處

梓人傳

柳子厚

補柳子厚已出正編

裴封叔之第。裴封叔名曛子厚之妹夫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隙當作隙寫轉作隙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礱斲之器礱音籠礱斲為礱也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圜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舍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

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群材會衆
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出入環立向之指人左持引右
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
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
俄而斤者斲刀者削句法可愛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
斷者其不勝往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宮於堵
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
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氏也凡
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矣
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

貴誼傳天下圜視前起注數悖也

敘樣人之能可謂曲盡

兩句收盡前意。

褒美再三。乃轉下去有感動時相意

敘相道之合梓人處凡五段文勢層層搭詞有法

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
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子相天
下法矣意思始露出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本於人
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上
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六
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與師同記王制千里之外
設方伯又云十國以爲連連有帥。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
胥吏又其下皆有畜夫版尹以就役焉版尹掌戶版者猶衆
工之各有執技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
加焉頤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

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於成也能者進而用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術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斤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生成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亦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

設設照前。

註鹿門云委任群職卒以坐享成功彼秉鈞持衡之相何憚而不爲耶聞子厚之言可以省矣

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術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聽聽於府庭補本集聽聽作所所之翹注所由隱切所所然貌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

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姦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儻或發其私智掣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

文法比上較長正得末梢之法。

以主爲室者。喻人君任相又別有一種奇思。

此段反說不通相道者。照上有方。

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屑吾道是誠良

梓人耳其或者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撓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表之

古之審曲面勢者審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勢之宜今謂之都精匠云

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鄭東郭評梓人特技藝之末而柳州通於相道之大是至微之事閎至大之理也非有識不能作此文字

質禮考工記曰審曲面勢以飾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

謂不得其職則當去諫論固好然宗子家相諱言一體有不可以苟去者奈何以必去為快耶

楊慎曰起句有築體

王荊石評借梓人之作室以規相天下者益隨材以為作室之用為宰相乃不能隨材之大小可謂垂世之文

王弇州評子厚諸記尚未是西京是東京之潔峭有味者梓人傳柳之該乎然大有可言相職居爾握要收功用賢在於形容梓人處已只一語結束有萬鈞之力可也乃更嗥嗥不已式使別者殺而無味發而易厭奚其文哉

聖主得賢臣頌　王褒

通前漢王褒字子淵蜀人宣帝聞其有軼才徵為諫議大夫○王褒既為益州刺史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誥興因奏言褒有軼才乃徵褒既至詔為聖主得賢臣頌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絲之麗密荷負也旃韉也毳毛之薄也被

服也純翰謝帛也　羹藜唅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藜野菜唅食也糗麥飯也太牢牛也。今臣僻在西蜀生于窮巷之中長於蓬

略敘幾句。而意亦了。

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詔雖然敢不堅陳愚心而抒申也情

此二句乃一篇總腦。

素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已正統而已恭敬也愼思也五始謂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也元者四時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令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也。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

何孟春曰。借工馬爲喻。驗乃工描寫。無非爲下文張本。

舍增而功施增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砥礪砥礪石名也敛謂磨也鋸鉏牙也蛟

李善李濟作踐

文選蛟作鼉銑曰忽若以帚掃汜灑之地以刀畫泥中言其易用相得也

龍陸剸犀革忽若篲汲塵涂剸斷也蛟革皮也篲掃也涂路也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嚍齕

嚍馬食傷齕馬嚙也未理者涼燒劍令熱漬于水中以取利也鋒水斷蛟又也越砥礪石名也敛謂磨也鋸鉏牙也

策駑馬而不進於行胸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驂駕騑騑而不進於行胸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

龍陸剸犀革忽若篲汲塵涂剸斷也蛟革皮也篲掃也涂路也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嚍齕

策駑馬而不進於行胸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驂駕騑騑而不進於行胸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

驂駕乘也且醬膆乘也皆良馬名馬怒有餘氣而行徧則且至故以爲名王良韓哀古善御者也縱騁馳驟也忽如影靡之疾疾者。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

驂駕乘也且醬膆乘也皆良馬名馬怒有餘氣而行徧則且至故以爲名王良韓哀古善御者也縱騁馳驟也忽如影靡之疾疾者。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

逐遺風之遺風

逐遺風之遺風

之嫒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

愷音僧此一段說聖主說。

人君子亦聖主之所以易也海內也是以愷喻受之

愷喻和悅貌

賢者必建仁策索遠求士者必樹伯跡昔周公躬吐

引古來証。

握之勞事故有圄空之隆成王封伯禽于魯周公戒之曰無以魯國驕士吾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賢士也文子曰法寬刑緩圄圄空虛。

禮故有匡合之功齊桓公設庭燎之徠遠見者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人有以九九見桓公使臧之曰九九足以見乎。曾人曰臣九九足以見也。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暮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為不若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而君猶禮之流賢于九九者乎桓公曰善乃漕之暮月四方之士相還而並至矣匡合即一匡九合由此

李善本虎上無故字風上有谷字雲下有

就賢臣說。

觀之君人者勤于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

善曰說出君臣遇合意思大略都盡而格言清句間見疊出反覆歎讀一唱可以三嘆

此段合聖主賢臣說。

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

則上不然其信悃誠信也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

是故伊尹勤於鬲俎太公困於鼓刀屠牛百里自鬻爨

戚飯牛羅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

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閑其忠仕職得行其術去郷

辟奧渠而外本朝離疏繹蹻而享膏粱奧幽也渠狎也繹跳貪釋跳蹻以繩為健也。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

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

嘯而風烈龍興而致雲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先儒別傳曰龍者陽精以潛于陰幽

靈　土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龍雲虎嘯陰精而
居干陽依木長肅動于巽林二數相感故能運風

又生一喻說。

蟋蟀俟秋唫蜉蝣出以陰蟋蟀虫名世謂之蜻蜻蜓蝣漆畧北渠略甲下有翅。

能飛夏月時出。地中

至此方正說賢聖相遭之不偶。

詩大雅文王篇。

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皐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遠鍾峯門子彎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楚琴曰泰伯牙之號鍾馬融長笛賦曰。號鍾高調遠聞琴名也漢書多借假故以通為之號

引喻切當。

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故世平主聖俊又將自至若堯舜

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供欲翕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過順風

此又一譬。

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蔡不止矣

寧字驚心言言刺骨。

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臻是以聖主不偏窺望而視已明不殫頴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翱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為君之道

此設得倣戒之意非徒文而已。

冀大平而優游今已太平是責實也今已優游是望得也遵游自然之趣恬淡無為而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屈信若彭祖噓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

莊子天道篇

莊子刻意篇

拨宣帝是時使王褒束金馬碧雞之神故褒此頌及之云爾

諸大雅文王篇

謂異言者。傳為壽而已。考之彭祖壽考者之所好。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又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也。至崑崙西王母石室中。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起自使舍下滿招損意。

論賢者國家之器。第四節。論聖主得賢臣之功。第五節。論人臣之遭遇。第六節。總論臣主相得之美。時上頗好神仙。故末段不取彭祖喬松之事。得人臣規諫之体。文之有益于君主者。

章大吉評。此下漢文賞刻之所以最堪舉予業錄之。

胡時化評。起四句。設譬自敘。第一節。且讚弊敘應詔之意。第二節。勉宣帝審已正統。第三節。

盍信乎其以寧也

五代史伶官傳序　六一居士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此是原斷。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其言

晉王之將終也。遺矢三隻。以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繫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

有左風。此言其盛。

莽坤云。此段抑揚悲壯。令人感激。此言其衰。

舜之言本於禹之成功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引書証得失自人之理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憂勞之而作史部必得大名于天下

以豪傑與伶人對言可見盛衰得失懸絕如此收拾幾句含有微旨

人處茅鹿門云此等文章千年絕調

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引書証得失自人之理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憂勞之而作史部必得大名于天下

衰也數十伶人因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

常積於忽微而知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鄒東郭評此篇為伶官而作篇末數句方纔說出意見此等種類亡國滅身之易易也學者熟

與蓋寬饒書　唐子王生

補唐子王生書出漢書蓋寬饒傳唐子太子賓子史闕其名○補前漢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以明經為郡文學累官至司隸校尉

拂音弼

遵伯王伍子胥誓與賞同

唐庚門曰立意正大詞亦有法

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柱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禄已施於君矣以此數句加之寬饒何辭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句法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沿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廼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詞氣激昂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雄詞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此書之正意言足以節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蘧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筆力句法俱高竊為君痛之夫君

明目張膽議論

唐庚門曰立意正大詞亦有法

許頴陽云直以人臣抵大義規之意自雅切

筆塵門曰句句鍛鍊字字雕琢讀之愈快人意

七雅　盍民

此又以保身從動之。胡敬宇云。咄咄逼人。子亦一世高士耶。季九我云。能作古人詞調而意亦高。

子直而不挺。補蔣之翹曰。顏師古曰。挺然直貌。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寬鏡不參其言。

鄒東郭評。此一書議論雅切。意思明快。深得規勸之法。王生。其亦識時之士哉。又曰。按此益以免行言遠望。寬鏡也。然則宣帝之時可知矣。

王生。益智士。史逸其名。惜哉。

許潁陽評。規誨之書。以詞簡意盡為工。此作只一段簡崇嚴教。便見高才。何用咄咬書窘若。

倪古石評。無一字。急慢無一句。墜落。字有深意。句有沈思。愈讀而愈可喜。書札中能得此等文字。

茅鹿門評。有諷永之思。有委婉之詞。有嚴教之禮。不費詞。不傷惠。如喬松老柏。古色蒼蒼。迥不及書詞中此為第一。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柳柳州

補蔣之翹曰。王參元。元和一年進士。但史不得而詳。

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開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益將弔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略。猶未能究知其狀。若果湯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賀者也。足下勤奉養。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煬音漾赫烈之虞。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滁灑之具。或以不給。滁思酒反。灑音髓。秦人浚曰灑。齊人滑曰灑。禮記滁灑以滑之。謂調和飲食。吾是以始而駭也。凡人之言。昆曰盈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為也。乃始。元困震慴其季。於是有水火之薦。有辭小之恤。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古之人

句法長短相稱。可式可式。

此等議論。太有意致。

從孟子天將降大任來

茅鹿門云。子厚此書。特稱其讀古人書爲文章善小學其爲多能文章善小學則參元之無實行可知所以一舉者則以爲得重賂而不免于竊咲也。

皆然斯道遼闊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以足下讀古人書爲文章善小學其爲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群士之上以取貴顯者益無他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衒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嗷嗷者以爲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爲御史尚書郎自以幸爲大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列

數語頓挫。

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恨脩已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爲世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嘗之（一箇嫌論字是實慰參元且以爲回祿之相吾子即參元亦當頗解一慰）乃今幸爲大火之所滌盪凡衆之疑畫塗爲灰燼其虛褊其垣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白而不汚其實出矣是祝融（火正）回祿（神）之相吾子也則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爲足下譽也宥而彰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慄雖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茲吾有望於子是以終乃大喜也古者列國有災同位者皆相弔（許不弔災君子惡之見左傳昭公十八年今吾

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弔而更以賀也顏曾
之養其爲樂也大矣又何闕焉足下前要僕文章古
書極不忘候待也。
言足下爲醉賦及對問大善可寄一本僕近亦好作
文與在京城時頗異思與足下輩言之桎梏甚固未
可得也因人南來致書訪死生不悉宗元白

羅錦山評東坡眼空一世獨喜陶柳雖憂海外亦以
陶柳二集自隨嘗指柳子厚賀吳火書謂
黃山谷曰此人奇奇怪怪
冰三端中得一好處也

鄒東郭評此書文侍三疊而意思消遂
余取之以爲作舉業論者法
王鳳洲評讀賀吳火書謂有意致極作方量然員公
道二語君子謂見理未用爺大王君子

三端謂兵端筆端舌端。

待人
後漢順帝時蘇章爲冀州刺史正故人清河太守罪

以天道聖人立說是大議論

是知三句收上三節意。

拔人材惟求不負於樂而已能彰宏録妃之進擢舊友可也庸庸無取妃蘇章之避嫌而獨避一知己耶胡爲緘口結舌寧負公道不負私黨寧負一人不負權貴而惴惴懼爲世嫌所加也八司馬之黨宜其及矣。

待漏院記

王元之

補宋王元之名禹偁。元之其字鉅野人太宗朝舉進士爲右拾遺賞獻端拱歲及禦戎十策文章獨步當時五十餘卷。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

小雅小宛詩風興夜寐母未詳所生大雅烝民詩風夜匪解以事一人

借勤字立說要見待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發于勤耳二茅云二句絕妙

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況宰相乎朝廷自

國初因舊制設宰相待漏院于丹鳳門之右即朱雀門示

用一思字漸詩多意思

勤政也按上勤字乃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

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鸞聲金門永閟王漏猶滴撤

以何以字我將字願字來形容宰相之思何等巧妙

益下車于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說相君待漏之

意此一句引下一正一反意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

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音迷止也之田疇多蕪何以

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俟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

陰陽風雨晦明不和災青荐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

茅坤云乃處在虛字語勢

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字眼巧處九

門既啓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於是乎

清夷平也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線百官食萬錢非

對上又宴幸也宜也此段言名相乃思一意有推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玩

度有筆力

茅坤云絕似奸臣態度

器何以取之奴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

待旦而入三時坐衙火上有憂色構巧詞以悅之群吏弄法君

褻衣裨冕而坐亦假寐之狀也

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惴惴音假寐而坐巧九

門既開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於是乎

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

續文章軌範評林註釋卷之七

男　惟和參校

越語欲其則好非如旅進旅退則庸而未也

相臣只此三品非忠人之命懸于宰相可不慎與四句結上二段言所係之重以示當慎

庸招一段尤簡切可愛

幸也亦宜也此一段言幷相乃思之不善者宜取禍敗是知一國之政萬有無毀無譽此一轉尤切旅進旅退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此言庸相棘寺閒官所謂王朝之左棘九卿紀其名以結之似無意體

所位小吏王禹偁為文請誌院壁用規于執政者未也

鄒東郭評宋置待漏院者示勤政也元之之記發揮明悉于勤政之意云

後學始而勤學終而勤政歷官宰輔以待漏于茲院之之記發揮明悉于勤政之意云

茅鹿門評此篇言宰相當勤戒之事無不具備與溫公諫院題名記均為垂世立教之文

王鳳洲評句句見待漏意是時五代氣習未除未免稍能然詞嚴義正可以想見其人

詩曰如琢如磨蓋言雖有良璞經琢磨功始成美玉也謝氏文章軌範并續篇久行于世世慨其缺琢磨也功夫古文之爲良璞固矣然而前人微謝疊血安能扱也於文苑嘉祠申示軌範也然而後人藍田先生安能琢之磨也并續篇美玉也愈益煥若雙柑令人忻大矣哉藍田先生爲人卓犖才卓出經義

出外固長(ヨリ)於詞章(ニ)嘗(テ)筮(シ)一仕(メ)于本藩(ニ)著作益
富(ム)然(ヒ)是(レ)其(ノ)費(ヤス)藻思(ヲ)而成(ル)者(ト)云
寛政六年甲寅春正月

朝散大夫山邨良由撰

版權免許

明治九年五月十四日

出版人
士族　鹿児島縣第二大區三小區百三番地
高橋種香

製本所
商　大阪南久太郎町壹丁目
田中九兵衛

賣弘所
商　東京銀座二丁目六番地
田中九兵衛

三府發兌書肆

東京
- 北畠茂兵衛
- 稻田佐兵衛
- 山中市兵衛
- 出雲寺萬次郎
- 石川治兵衛
- 牧野吉兵衛
- 小林新兵衛
- 若林喜兵衛
- 東生龜次郎
- 長野龜七

〃
- 吉川半七
- 江島喜兵衛

〃
- 内野彌平治

西京
- 出雲寺文次郎
- 辻本仁兵衛
- 田中治兵衛
- 辻本九兵衛
- 佐々木惣四郎
- 杉本甚助

大坂
- 柳原喜兵衛
- 松村九兵衛
- 前川善兵衛
- 大野木市兵衛
- 田中太右衛門
- 中川勘助
- 岡田茂兵衛
- 前川源七郎
- 三木佐助
- 森本太助

大阪
- 中島德兵衛
- 岡島真七
- 中村彌七
- 赤志忠七
- 北尾禹三郎
- 小谷卯八郎
- 吉岡平助
- 梅原龜七
- 松田正助
- 眞部武助